



## 上野之春

### 上野公园

博物馆后院有一只真鹤，我这样认为。我第一次去，本馆已经建成了，那只鹤我是从二楼看见的。当时我是大学预科生，我邀请酒井真人到有鹤的地方照相。走近一看，原来是只瓷鹤。每一次到博物馆，我都想起了这只鹤的事。

后来又想起我曾想带情人到这庭园里来的事情。这不是古典式的作态，也不是那么的古典式的庭院。只是像这样寂静、这样一尘不染的地方，只怕东京市内再也找不到第二处了吧。

我来到上野公园后园，已经是夏末时分。夜间我在大街上往返散步，穿过了公园，看见幽会情侣之多，确实令人吃惊，心想：世上在恋爱的人有这么多吗？一对对情侣相貌多么相像，步法又多么相似啊！

不仅仅夜间，就是白天里也有带着情人上街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还落得个满身尘埃，他们怎么不知道博物馆里有这样宽阔的碧绿的庭园呢？还有静寂的树荫。没有人通过，也没有警察。

暂且不谈情侣们的事。市内竟然有这样安静的场所，这是



令人不可思议的。现在的博物馆只有表庆馆才有陈列厅，与其叫作馆，倒不如称作庭园更贴切些。看来很少有人知道博物馆有这个后园的。

比如，行人极少走到博物馆后园德川家祖祠那里去的吧。到那里的人都得留下地址与姓名，缴付二角钱的参观费。宽永寺的小和尚打开好几扇沉重的门扉作为向导，里面陈列着定信的牡丹图、唐狮子的书画、光琳与一蝶描绘的花天花板等等。元禄年间原件毁于火劫，听说光琳的画可能是临摹的。

坟地并排着五代将军、七代将军与十一代将军三位将军的墓。纲吉的墓，除却基座以外全部使用了青铜，另外两座都是石造，看起来特别粗糙。寺僧这样说明：可见幕府势力已经衰微。庭园里只留下了八座灯笼基石，据说仪仗队都把青铜制造武器了。

看到渐次渐小的坟墓，我带着寂寞的心情回到了家中。这时刻掌灯夫早已到处奔走点燃煤气灯了。听说龙胆寺雄在秋雾浓重的黄昏，误把在移动之中的掌灯夫手中的火看成是人的精灵。夜间公园里几乎是黑漆漆的一片。就算不是公园里，去年夏天露宿的人也十分的多，过路妇女经常遭到他们的威吓。而且他们时常清早起来就毫无顾忌地闯进公园附近的我的家里来。

我觉得夜间的上野公园是听街衢杂音的好地方。假如说爱听虫鸣是老作风的话，那么倾听街衢的杂音就是一种新的爱好吧。汽车在旁近疾驰而过，猛兽也在那吼叫——好像是幼兽，这些声音混在一起，从距离适合的远方传到静谧的高处，这种杂音比起白天的公园更加有意思。

樱花最美的时候，是在一日之晨。据说，夏天在不忍池畔



还能够听见荷花绽开发出的清爽的声音。但近年来池子竟辟出一条奇怪的水路，搞得不忍池现出一派清凄的景象。去年夏天，传闻要出租小船，又说自今年四月一日开始。动物园里大部分都经过改造，十分现代化了，那池边也被柏油马路所环绕，经营游艇游乐场的人不知道有多高兴啊。

动物园的水族馆太过窄小，就像家庭中的装饰品。这水族馆里没有海鱼，它比浅草的水族馆还差劲。观赏放养在玻璃池里的游鱼，就像一首古典抒情诗，也好像一曲近代抒情歌，实在美极了。除这里外，东京没有别的水族馆，多扩展几处就好了。如果这是一种奢望，我倒是有点恼火，要对动物园提点意见，那都是小卖店的事了。

园内只有一家小卖店。它的寿司与面包味道不佳，而且价钱太贵。难道动物园官员只要考虑动物的食物，而不考虑人的食品？我也想就图书馆提点相似的问题，图书馆官员大约只考虑书籍，而不思虑人的问题吧，食堂与吸烟室竟是这般惨淡的景象。对长时间读书与学习的人来说，吃饭和吸烟是休息一下疲惫的脑筋所必需的，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吗？这些要求并不奢侈，难道就不能让人吃到味道多少可口一点的食品吗？图书馆当局或许会说：因为价钱太贵，没法子呀。但是，现在浅草一带不是也有很多比这更经济的食堂吗？假如官商垄断是件好事，我感觉得这些官商的感觉也未免太迟钝了。美术馆的食堂不行，博物馆的也不好。但是这里的客人不多，可能是无奈吧。最近将要开馆的科学博物馆假若办食堂，希望能办成和这建筑物相称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哪怕只此一家。

去博物馆欣赏“能”的戏装与岩佐胜以的绘画那一天，科学博物馆分馆在举行精密仪器展览会。我对于有关仪器知识



比古美术知识更贫乏，但是我总想写点有关这方面的东西，科学博物馆开馆我就觉得是件愉快的事。古老的博物馆，但是散步时路过顺便进去看一看而已，对陈列目录并不是始终都分外注意的。

就以美术馆来说，不只是秋天的美术季节，就是一年之中，多时一下子就办了四五个展览会。我虽然住在附近，也不太进去观看，日子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只近半个月举办的展览会就有：中国工艺展、反正统派画展、槐树社展、浮世绘综合展、日本画会展、朝鲜名画展、日本温画展、全国工艺联盟展、新灯社美术展等等。

帝展的展品搬进博物馆的最后一天的晚上，那热闹的情景，与其说好像博物馆庭园里的恋爱故事，不如说像通俗小说的开场白。许多美术青年都聚集在美术馆的各个搬进口，从服饰看来，他们的生活远比文学青年更加寒碜。一个贵妇画家驾驶着两辆小卧车，带着由学仆和狗，说不定还有年轻的情夫，威风凛然地开入了这人群之中。

## 狗 展

从三月二十日起，用庆祝东京市动物园建园五十周年纪念为赞助会的名义，在动物园前广场举行爱玩动物展览会，会期为五天。

展览会自然以狗为主。不过，除却狗之外，还有安哥拉俱乐部、国产珍种豚鼠、美声金丝雀协会、东京饲鸟商协会、东京小禽商同业工会等等团体提供的展品。



尽管我没有孩子，但是眼下家中有二男、四女同九条狗同我一起生活。我讨厌人，但不怎么厌恶狗，想在家中饲养众多的动物，并和它们一起过日子。好像喜欢孩子的人为孩子盖房子一样，我要是盖房子，就第一个为动物设计。

三天以来，我都去观赏这个展览会，不厌其烦地观赏各种爱玩动物。我的脸都晒得黑乎乎，都有人问我是不是去滑雪了。没有鉴别能力的我，对展品不能加以评价，但光了解到美声金丝雀鸟笼制作的精美，还有豚鼠的褐色同灰色的珍贵品种之获奖，很多鸡也超越了实用而变成观赏用之变种等，也是饶有兴味的。

举办斗犬展览会那天，和这展鉴会相对照就更加有意思，黄鸟、胡锦鸟、日青鸟的毛色多么美啊！

不是在这个展览会上，而是在动物园的小禽温室里面，有一种墨西哥产的黄胸巨嘴鸟。它时不时地张开它的大嘴，嘴的运动形成一条遒劲的直线，这就是它的性格的表现。如果将它放在家里饲养，或许会像观赏存在某种倾向的画集一样受到感染。对于我这样一个神经质的人来说，最不能忍受的，是动物园里的北极熊严格地重复做着同样的动作。那家伙的神经几乎迟钝得不可思议。

狗展的日程是：三月二十日展出斗狗，二十一、二日展出一家家犬，二十三、四日现场售犬。我最感兴趣的是一般家犬，但展出的品种与头数都很少，令我大失所望。比我想象要多的是丹麦种大狗同西伯利亚种萨莫耶特狗，还有两只俄国种狼狗、两只短毛狗、两只英国种叭儿狗、三只苏格兰种黑牧羊狗，仅有一只德国种短毛猎狗，其他的全是普通猎狗、叭儿狗、牧羊狗、日本种猎狗、英国种猎狗同日本狗。比如灵砵一



只也没有。猎狗除却上述以外，还有英国约克夏种猎狗及马耳他种狗各一只，只这些而已。

久迩宫在德国种短毛猎狗同纯白长毛大牧羊狗前，驻立了好一阵子。我对于德国种短毛猎狗的情况早有所听闻，据从加拿大把狗带来的人说，要醒种的，没有上千元的价钱绝对不卖，他所指的是公狗。苏格兰种黑牧羊狗也到我家来了。日暮里一个名叫阿部的狗店老板，由藤井浩祐的介绍，把狗卖给了田村，那是一只澳洲产的公狗。

太宰一郎与中野正刚的德国种短毛猎狗对于我最有魅力。它生性凶暴，易出危险，难于饲养。但是，它那种凶猛劲倒令人痛快。听审查员说，如果设立名誉奖，两匹狗都应当得奖，不能让一方落选。

除却纪念节赞助会举办这次展览以外，三月二十一日牧羊狗俱乐部还举办一个展览会，地点是在上野公园自治会馆旁边。这展览会展出的狗确实很齐全。

说到齐全，动物园前的展览会第一天全部展出斗犬，看不见真正土佐产的狗。但是来自奥羽地方的展品倒是有许多，仍可以说是齐全吧。或许东京也在偷偷斗犬呐。我曾听闻浅草一家咖啡馆，夜半就把二楼的桌子收拾一旁，演出斗犬，住在店里的女佣都受了惊。我参观了这次展览会之后，才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相当多的人狂热于斗犬。会场里建造了一个斗犬场，当然没有开斗，只让一只只狗进入斗犬场，由主持人通报狗的名字。冠军的背上驮着冠军的装饰物。就像各地方每年举办摔跤仪式一样，都按照狗的本领顺序编号。中量级冠军大江户号等，就有十来人跟着侍候，在阵容上也集中表现了美。要举行一场出色的斗犬，费用十分可观，这是可以理解的。



斗犬场旁边张贴着告示，说明了不准斗犬赌博的几条原由。

但跟随侍候狗的人也像斗犬一样，耀武扬威者为多。难道这就是斗犬的自然风貌吗？东一堆西一簇的人正在温酒，还有人站在人群里随地的小便。偶尔为一点点小事先让狗互斗，然后轮到人一对一地吵起架来。或许赏花饮酒就是上野之春的信息吧。

## 墓 地

明后天搬往的房子就坐落在谷中殡仪场的正后方。打开后院的大门，只看见那空地上扔着很多旧花圈。颂经声和念悼词声大约也会传到我们家里来的吧。小狗一定要在竹篱下挖出一条通向殡仪场院的通道。

我只来过谷中殡仪场一次，那是去参加芥川龙之介的葬礼。这回每天都能够从后院眺望，也许会有所感触，应该很快就会习惯的。

大约是不景气吧，很多人都在自宅里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最近殡仪场一个月最多举行一次葬礼仪式，显得很冷落。难道还会有什么比殡仪场没有举办葬礼仪式更加令人扫兴的吗？一见到那种扫兴的场面，就深刻地感到葬礼仪式正是人生的盛大祭礼啊。

遗体的处理不相同，就会产生不同感受。地震时，大河里的无数尸体在漂流着。我感觉到溺死的马尸要比人尸更催人悲哀，遗体的处理方法，自古以来就是宗教的关键问题。虽然今



天宗教的精神渐渐泯灭，但是宗教的遗体处理办法却远远没消失。人们就算是不求医治病，也要请和尚念经呢。

稍稍走近殡仪场前，右侧路旁边并排着许多的墓，中间有：高桥阿传之墓、川上音二郎的铜像、云井龙雄之墓、市川右团次和施主相马大作之墓、成岛柳北撰文的假名垣鲁文的爱猫之墓等。它们全都排立在谷中墓地的入口处。

一来到高桥阿传的墓前，我那苏格兰种黑牧羊狗就一定要撒尿。石碑的紧后方是公共厕所，那里传出来了阿摩尼亚的臭味。

去年秋天以后就没有下过雨，我早晚都要去墓地遛狗。许多时候，我通宵伏案写作，累了就等着天明，常常等得很不耐烦，就从坟场内望着江东工厂区的日出。秋分与春分举办彼岸会时，在五重塔旁边出现了出售孩子玩的气球商店。现今东京扫墓的人少了，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务所在许多墓前张贴了条子，提请家属注意告知地址。所以偶尔发现一些人把守墓作为日常事务，也就反倒有点不可思议了。

谷中墓地比想象中的狭窄，却比想象中的亮堂，只有在秋雾弥漫的时候，才变得有些虚幻，毫无墓地的感觉。当每天散步经过墓前，从季节花大概可以明白季节的变迁。霜柱的壮观情景，实在蔚为观止，不由让人回忆起童年时代的乡间。比起这些，墓碑的颜色更加是随季节的变迁而变换着颜色。我在伊豆温泉旅馆里曾经发现河滩的石头颜色可以变幻出五光十色。但是我还是觉得墓碑在叹息。我偶然也曾在黎明时分到上野公园去遛早儿。公园渺无人影的时分，我就特别加快了脚步，走路的人马上显得十分愚蠢了。然而墓地倒是格外沉着，忘却了自己。再进一步深入探索这种精神时，我就觉得内心深处也许



流动着有关墓地的传统感情，或许感受到许多人的隐约的影子，心神才能够沉静下来。

它的证据是：看到石碑上的红字时，内心就禁不住感到温暖。我时常伫立在粗糙的墓碑前，凝望着刻在上面的红色的新谷原仲町某个艺妓的名字。

本应该写“春天的随笔”，想不到竟然写了墓地的事。但是，今年就算花节到来，还是一片霜一片薄冰，几乎没有春天的迹象。再说上野墓地的樱花徒然开得早，也没有尘埃将它弄脏。连动物园里的动物也会觉得春天是沾满灰尘的。比如公园入口有只叫作大牡丹的鸚鵡，它的胸毛呈现为浅桃红色，如果有个女子的肌肤如它的胸毛色，我就要不住凝望着她。四月八日我见她时，就会想到她是否已经卖春了。



## 花未眠

我经常不可思议地考虑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昨天一来到热海的旅馆，旅馆的服务员就拿来了和壁龛里不同的海棠花。我太疲劳，很早就入睡了。凌晨四时醒来，才发现海棠花未眠。

发现花未眠，我大吃了一惊。有葫芦花与夜来香，也有牵牛花与合欢花，这些花几乎都是昼夜开放的。花在夜间是不眠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我好像才明白过来。凌晨四点凝望海棠花，更加觉得它美极了。它盛放着，含有一种无比哀伤的美。

花未眠这众所周知的事，突然成了新发现花的机缘。自然的美是无止尽的，人所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正由于人感受美是有限的，所以说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自然的美是无限的。至少人的一生中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是很有限的。这就是我的实际感受，亦是我的感叹。人感受美的能力，既不是和时代同步前进，也不是随年龄而增长的。凌晨四点的海棠花，应该说也是难以见到的。倘若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活下去！

画家雷诺阿说：“只要是有点进步，那就是进一步贴近死亡，这是多么的凄惨啊。”他又说，“我相信我依然在进步。”这是他临终的话。米开朗基罗临终的话也是：“事物好不容易



如愿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死。”米开朗基罗享年八十九岁。我喜欢他那些用石膏套制的脸型。

不如说，感受美的能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是相对容易的。光凭头脑想象是困难的。美是因为邂逅所得，是因亲近所得，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例如唯一一件的古美术作品，变为美的启迪，变为美的开光，这种情况的确是很多。所以说，一朵花也是好的。

凝视着壁龛里摆着的插花，我心里想道：当这一样的花自然开放的时候，我会这样仔细凝视它吗？只摘了一朵花插入花瓶，摆在壁龛里，我才会凝神注视它。

不只限于花，就说文学吧。今天的小说家和今天的歌人一样，一般都不怎么认真地去观察自然，也许认真观察的机会很少吧。壁龛里插上一朵花，要再挂上一幅花的画。这画的美，不亚于真花的自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画作拙劣，那么真花就更加显得美。就算画中的花很美，可真花的美依然是很显眼的。然而，我仔细观赏一下画中花，却不怎么留心欣赏真的花。

李迪、钱舜举也好，宗达、光琳、御舟及古径也好，许多时候我们是从他们描画的花画中领略到真花的美，不只限于花。最近我在书桌上摆着两件小青铜像，一件是罗丹创作的《女人的手》，一件是玛伊约尔创作的《勒达像》。光这两件作品也能看出罗丹同玛伊约尔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从罗丹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各种手势，而从玛伊约尔的作品中则可以充分领略到女人的肌肤。他们观察的仔细，不禁让人为之惊讶。

我家的狗产崽，小狗东倒西歪地开始迈步的时候，看见一只小狗的小小形象，我吓了一跳。因为它的形象同某种东西一



模一样，我发觉原来它同宗达所画的小狗很相像。那是宗达水墨画中的一只在春草上的小狗的形象。我家喂养的是杂种狗，算不上是什么好狗，但我深深理解到宗达高尚的写实主义精神。

去年岁暮，我在京都观赏晚霞，就觉得它和长次郎使用的红色一样。我以前曾经看见过长次郎制作的称之为夕暮的名茶碗。这只茶碗的黄色带红釉子，确实是日本黄昏的天色，它渗透到了我的心中。我是在京都仰望着真正的天空时才想起茶碗来的。欣赏这只茶碗的时候，我眼前不由地浮现出坂本繁二郎的画来。那虽然是一幅小画，画的是在荒原寂寞村庄的黄昏天空上，泛起的破碎而蓬乱的十字型云彩。这确实是日本黄昏的天色，它已经渗入我的心。坂本繁二郎画的霞彩，同长次郎制作的茶碗的颜色，都是日本色彩。在日暮时分的京都，我也想起了这幅画。于是，繁二郎的画、长次郎的茶碗同真正黄昏的天空，三者在我心中交相辉映，显得更美了。

那时候，我是去本能寺拜谒浦上玉堂的墓，归途正当黄昏。翌日，我去岚山参观赖山阳刻的玉堂碑。因为是冬天，没有人到岚山来参观，可我却第一次发现了岚山的美。之前我也曾来过几次，作为一般的名胜，我没有很好地去欣赏它的美。岚山总是美的。自然总是美的。只不过，有时候，这种美只有很少人看到罢了。

我之发现花未眠，大约也是因为我独自住旅馆里，凌晨四时就醒来了的缘故吧。



## 纯真的声音

在盲人音乐家宫成道雄担任上野音乐学校教师之后不久，这件事就发生了。

“有一天，在音乐学校我让箏曲科的学生演唱我作曲的歌。演唱者大都是女子学校的毕业生，也有些是她们的同龄人。她们的歌声好坏且不论，她们的声音至纯至真，就已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歌词是吟咏式的。我让她们演唱，自己却似遨游天府聆听着仙女的合唱一样，油然而升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我曾听过一张巴哈的声乐唱乐，这张大合唱的唱片由于是特地邀集少女们来演唱的，曲子虽然相同，却有异于普通合唱，别有一番风味。我一度被那些演唱打动过，并曾在心里思量：今后试写一曲，把少女们的声音也写进去。”

这种语言洋溢着美好而真实的感觉。宫成把这篇文章命名为《纯真的声音》。当时他双目失明，这种由衷的喜悦就显得更加纯真。在这点上我们也是十分了解的。他把自己的歌曲当作是天府仙女们的合唱，不由自主地听得入迷，感到了内心的清静、幸福，以致达到了忘我的境地。诚然，这个时刻是无比纯洁的。

我们虽不是音乐家，但听了少女的“纯真的声音”，也想闭上眼睛，任由思绪在梦境的世外桃源翱翔。这种情况确实也是很少见的。在我上小学时，有位比我低一班的少女，她的声



音格外地优美。朗读课本时，她的声音着实清脆悦耳。我打她的教室的窗边走过，优能听见她的声音。那声音，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畔。另外，读了宫成的《纯真的声音》，我不由回忆起她不知什么时候收音机里的一次广播，像是播放女学生辩论大会的实况，也就是逐个播放少女们简短的演说。她们是由东京几家女校各选派一人参加，讲的都是少女的事，难免给人感觉语言稚嫩，内容肤浅，且朗读语调大多似鹦鹉学舌，当然这不是唱歌。对女学生的声音之优美，我感到惊讶，它洋溢着蓬勃的朝气。比起我所见到的她们的形像来，这种朝气更使我感受到青春少女的活力，犹如双目失明的人只听见声音一样。我想，若多播放几次少女日常的“纯真的声音”而不是音乐或戏剧，那该多好啊！若论幼儿声音的甜美，还得数西方幼儿的声音。记得有一回在帝国饭店，再不就是夏天的镰仓饭店，一听到西方幼儿呼唤母亲的声音，我就仿佛又在吸吮着母亲的乳房，再次回到幼稚的童年了。

是在舒伯特的音乐片《未完成的交响乐》中，广大群众就已熟悉了少女们和儿童们合唱声音的甜美。特别合唱又另当别论；若作为独唱声乐家，少女或者处女就很难成为卓越的，这缘于她们的声音不够圆润和浑厚。不只在音乐领域内，在所有艺术领域内，处女都是被别人歌颂的，而她自己却不能歌唱。戏剧也是如此，成年的女性或男性，反而可以表演或演绎处女的纯洁。这似乎是可悲的，但只要想到一切艺术都只不过是人走向成熟的道路而已，就不用悲叹了。当今日本社会许多方面都阻碍着女艺术家的成长，这才是应该悲叹的……我边写边回忆起了那位法兰西中年妇女鲁涅·舒美艾，我听过她同宫成的合奏。她有粗壮的脖子，厚实的胸脯，像拳击手或大力士



般的胳膊，她有着野兽般的威武。

在一篇小说里，我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印象：

“第二部分节目一启幕，就看见舞台里边围着金色的屏风，一只色泽柔和的桐木制七弦琴，而不是冰凉的充满力感的巨型钢琴被放置在台前。舒美艾将宫成道雄作曲的《春之海》里的尺八旋律，改编成了小提琴曲，并在宫成道雄的琴声伴奏下，演奏了小提琴。

“真没想到今晚一位国际知名的音乐家会和一位日本的天才音乐家同台演出。他们一位曾每天从法国的穷乡僻壤矫健地徒步八英里，去音乐教师家里学习；一位七岁就双目失明，十四岁时为维持一家的生计被迫流落朝鲜京城，当了琴师。他们两人超越了种族和性别的界限，彼此产生了共鸣，少有人用东西方两种琴和谐地合奏。就是单单看到他们两人——一人身穿带家徽的黑色日本礼服，一人身穿黑色西式礼服——在舞台上出现，就会深受感动。由此赢来掌声雷动，也是理所当然的。”

据说合奏的曲子描写的是海浪声、摇橹声、翱翔的海鸥及明朗春天的海洋。而且西注（小说中的人物）也在内心的世界里描绘了春之海。听着小提琴声送出的甜美清晰的日本旋律，不禁使他回忆起初恋时那股纯真的感情。虽然他实际上从未见过这样的少女，但日本式的少女的幻影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沉湎于童心纯洁的梦境中。

小提琴声有时听起来就像尺八声，七弦琴声有时会听起来像钢琴声，合奏者如此协调，简直是天衣无缝。

鲁涅壮实的胳膊下是道雄那瘦小的指头，就犹如神经质的小虫在细小的琴弦上颤动。



“简直是男女颠倒过来了。”西注喃喃自语。演奏结束之后，他们接受献花。谢幕，退场时，这两人确实好像是骑士和病弱的少女似的，由法国女郎照拂着日本盲人音乐家。

就连道雄也难以抑制地喜悦，虽然他看不见形象，只是听到声音，可脸上却泛起这种人特有的温柔而安详的微笑，而微笑中充溢着一种盲人的虚幻和日本人的谦恭的气氛。她粗壮的手牵着他瘦弱的手，她壮实的胳膊搂着他微向前倾的细小的肩膀。他迈着无力的脚步。人们看到这种情景，不免在心里掀起了一股像是日本古琴声似的哀愁。

在鲁涅那男子般的姿态和道雄那女子般的体形中，实在没有什么令人厌恶的地方，这正是达到高度艺术境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美妙的和谐，从而也加倍地引起听众对音乐的兴致，以致于场上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谢幕再演的还是《春之海》。这回鲁涅退居配角，并亲自牵着盲乐师的手出现在舞台上，让他坐在七弦琴前。

有的听众感动得落泪了。这时宫成露出了纯真的笑容，可以说这确是艺术家的幸福。宫成本人也在《春之海》这篇文章中提到：“不管我身处多么遥远，艺术的精神始终不变。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这篇文章透露，舒美艾在回法国之后，也说过她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她爱听日本的七弦琴，请宫成弹了几曲，尤其喜爱其中的《春之海》。她一夜之间将其改编成小提琴曲，翌日就造访了原作曲者，当场给原作曲者演奏了。宫成说：“演奏一次就表现出符合我心意的感情了。尽管语言不通，但舒美艾和我是心心相印的。”舒美艾也希望将这支曲子作为礼物留在日本，因此灌了唱片，我也曾看过两三次以这只唱片伴奏的舞蹈表演。



可是，为了宫成的名誉，我现在打算重新修改我的小说中的印象记，因为实际的宫成，无论用“病弱的少女”或“日本古琴声似的哀愁”之类的词语来形容都不适当。在泰国舞蹈团访日演出的开幕式上，我第一次在近处看见了宫成。他那纤细而神经质的姿态中，表现出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坚强的气度。与他和舒美艾并肩在舞台上表演时，给人的感受迥然不同。

当晚由泰国驻日公使举办了晚会。秩父宫、高松宫和其他皇族都莅临了。贵妃殿下带着花束光临，也许是为了对远方来的舞蹈演员表示一点心意吧。以国务大臣为首的朝野知名人士也光临了，然而会场上没有戒备森严的样子。我辈很少有机会出席这种场面，不由从心里产生了这种想法：在人们眼前的冈田首相，脑袋同青芋一模一样，是个老实人的派头；而林陆军大臣的面孔则比照片上的面孔更显得和颜悦色，这颇有意思。倘使他们对待本国的艺术家也如此礼敬而尊重，那该多令人高兴啊！泰国舞蹈团的舞蹈演员们多数是少女，年龄与我国女学生相仿。

要使泰国的舞蹈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还得下一番功夫。她们的体态如我国的少女，不过更显纤弱罢了。总而言之，很是惹人怜爱。如果说少女的声音是“纯真的声音”，那么少女的形体可以说是“纯真的形体”了吧。舞蹈可表现全身功夫，尤其是赤身露体的西方舞蹈，就很显现这种“纯真的形体”美。它是巨大的令人感动的源泉。说舞蹈极大地表现了女性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要女性的最高生命是形体美，那么以舞蹈来显示形体美也许就应该是女性的本来愿望了。

当前，也许再没有什么艺术比舞蹈更直接地尊重处女的美